天涯诗海

心有菊香

■ 张雅晴

秋天深了
别的花都谢了
你才慢慢打开自己
一层一层像母亲解开围裙
把整个秋天兜住

山坡上,篱笆边
随便一个角落就能站住脚
风来了就摇一摇
雨来了就低低头
等太阳出来又挺直了腰

你的花瓣细长的
卷着,像握紧的小拳头
黄的是暖,白的是净
紫的沉沉稳稳
不抢眼,却耐看

入冬了,你还在开
霜越重,你越精神
不急不躁,不争不抢
暗香浮动的夜晚
安安静静做自己

阳台上的一盆菊
开了很久,没人管理
它就那么一朵接一朵地开
把秋天过得很慢
把日子过得很满

云外信

(外一首)

■ 崔娅娜

一朵云
从东边走到西边
走了一整个下午
我抬头看了很久
脖子酸了
云还在走

云走得很慢
像一个人在写信
写了又改
改了又写
最后什么也没有寄出
只是在天上,飘着
让看见的人
自己读

后来云散了
什么也没有留下
但,我懂了
信没收到,没关系
因为,风知道
云知道
那天的我
在天上走了一趟

岸上灯

船已经走远了
灯还亮着
不是为了等谁回来
只是习惯了
在夜里醒着
灯下的影子
也静静躺着

只是,灯照不到那么远
但船走远了
总会回头看看
岸上的那一点光
认不认得路
无人知晓

后来灯灭了
风把最后一点火带走了
岸还在那里
黑黑的
等着被天亮看见
船也还在走
带着灯的记忆



灯塔。 蒙海龙 作

百家笔会

过桥的人

□ 张宏宇

我们每个人都是过桥的人,从生命的此岸走向彼岸,从懵懂无知到渐悟世事,又从清醒明白回到混沌茫然。桥不过是个过渡的所在,而我们却在这短暂的过渡中,演绎着各自的人生悲欢。



石板桥。 蒙海龙 作

天刚蒙蒙亮,桥面上就已经有了行人。大多是赶早市的商贩和上工的民工,也有几个背着书包的学生,脚步匆匆地走过。

这座老桥是用青石铺成的,栏杆上的雕花已经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只剩下几处凸起的线条,还能让人依稀想见当年的精致模样。我每天也要从这座桥上经过。一开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过是一座普通的桥罢了。后来走得多了,竟渐渐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地方。桥上的人,各有各的走法,也各有各的神态。

河面上,人影绰绰,被水波肆意地揉搓、搅乱,随即又缓缓舒展开来,紧接着再度被揉皱。过桥的行人络绎不绝,在潺潺流淌的河水中留下支离破碎的残像,仿佛正在上演一场无声的表演。这场表演没有一句对白,只有一个个动作,然而这些动作也常常被流水搅得模糊不清。

我常常静静地伫立在桥头观望,心中不禁觉得,人生大抵就是这般模样。生活宛如这潺潺流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日的烦恼还未来得及解决,明日的忧愁已然悄悄露头。人们行色匆匆地走过桥面,而水中的倒影却总是慢半拍,仿佛在无声地嘲笑着岸上人的急切与慌乱。这桥上的景象,不知不觉间竟成了永不落幕的日常景致。桥上的“演员”不断变换,可剧情却大多雷同。

流水总想带走世间的一切。它卷着落叶,挟着泥沙,连水面上晃动的人影也不放过。但堤岸始终稳稳地立在那里,用它的坚硬对抗着流水的柔软。人们沿着堤岸行走,不知不觉间,自己也成了堤岸的一部分,帮着它一起抵挡那永不停歇的流水。这真是件奇妙的事:流动的人群最终变成了静止的堤岸,而看似平静的流水,内里却永远在涌动。

我站在桥上,望着桥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忽然想到,人生何尝不是一座桥?我们每个人都是过桥的人,从生命的此岸走向彼岸,从懵懂无知到渐悟世事,又从清醒明白回到混沌茫然。桥不过是个过渡的所在,而我们却在这短暂的过渡中,演绎着各自的人生悲欢。

昨夜下过一场雨,今晨的桥面还湿漉漉的,在晨光映照下泛着银色的光泽。一个蹦蹦跳跳的孩子突然停下脚步,指着桥栏杆惊呼起来。我走近一看,原来石缝间钻出了一株嫩绿的小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生命就是这样,总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给我们带来惊喜。

桥的种类繁多。乡间的独木桥摇摇晃晃,行人需张开双臂保持平衡,宛如笨拙的飞鸟;古老的石拱桥下,洗衣妇人捶打衣物的声音与流水声交织,奏响独特的乐章;城市的彩虹桥由钢铁铸就,霓虹闪烁。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桥,或质朴,或华丽,或残破,或正在修建。这座无形的桥连接过去与未来,沟通现实与梦想。智者开始建造自己的桥梁。有人以书本为材料,用文字作连接,细细搭建;有人以经验为基石,用教训作支撑,逐步构建;还有人妄想一步跨越,最终失足落水,徒留遗憾。更有人一生在岸边踌躇不前,却在生命尽头顿悟:原来不渡河,也是一种渡河的方式。

每天都有许多人从桥上走过,水中的倒影却总是变幻莫测。偶尔有人驻足凝望,便成了桥上最动人的风景。当暮色降临,桥灯次第亮起,水中的倒影也越发清晰可辨。夜深人静时,桥上行人渐稀。最后一位是清洁工,他轻手轻脚地打扫着人们留下的烟头、纸屑和塑料袋,生怕惊扰了河中的倒影。打扫完毕,他也踏上归途,月光下,他的身影倒映在水中,被拉得很长很长,宛如一座新桥的轮廓。

河水依旧静静流淌,带走了今日的倒影,明日又将迎来新的身影。这座桥始终沉默地横跨两岸,无声地见证着每个过桥人的故事。而那些过桥的人,互为堤岸,互为倒影,没有一句台词,却道尽了生活的一切。

时光荏苒

一日三餐

□ 李晓



柴火灶。 蒙海龙 作

有研究表明,中国先人的一日三餐,是从宋代开始普遍实行的,到了明代才基本定型。古代大多数人一天只吃两餐,在商朝早上吃一顿,叫大食,下午吃一顿,叫小食。到了汉代,贵族富人开始吃三餐。到了唐代,富家人中午可加一道点心。

食物养育着人类。食物,往往也是打开一个家门最方便的钥匙,也是一个归心似箭的游子,对家的思念。

常常感叹张爱玲与胡兰成烟花般的婚姻。查阅资料后发现,张爱玲是一个典型的吃货,即使她后来到了美国,深夜里睡不着觉,还在咂巴着嘴回味当年在上海吃过的食物,哪怕是一片面包,也让她在异乡辗转反侧地想念。遗憾的是,张爱玲会吃不会做,胡兰成在婚后很少吃到她做的饭菜,两人在一起吃饭,就是去下馆子,这样过着所谓岁月静好的一段日子以后,离散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

有时我想,如果张爱玲是一个厨娘,做出的可口饭菜把胡兰成伺候得好好的,说不定她也把那个“薄情郎”的心给牢牢地拴住了。

一代才女林徽因做得一手好饭菜,她在三个男人之间兜兜转转,最后还是搞建筑的梁思成先生成了她的归属。毕竟诗人与哲学家,一个靠想象喂养的诗人,爱情落不了地,一个靠思索养生的哲学家,也太枯拉图了。我羡慕梁先生,除了设计经典的建筑,还可以品尝绝代才女做的一手好饭菜。想象一下,在厨房里转悠的林厨娘,那才是她最接近人间烟火的样子。

在生活中,那些会吃的女人,好吃的女人,总感觉特别性感。一个喜欢美食的女人,一般来说,是热爱生活的,植物一样,新鲜欲滴。

那年去常州寻访老园子,遇到过一个女子小乔,她开着一家画廊。婀娜多姿的小乔,胸前飘着江南刺绣的围巾,在常州城里,和她一起寻觅美食,在一家家美味飘香的馆子停下来,玉唇轻启。看小乔品美食,感觉常州城里有一扇门,飘出家的熟悉气息。

我只记得小乔骄傲地对我说过,她把她先生的胃,养育得舒舒服服地。小乔会做一手江南的美食,还常发明创新。食物与小乔灵动的心、灵巧的手相遇,就成为食物与人的美好姻缘。小乔家那位先生,自从结婚以后,很少在外应酬了。小乔家阳台上,两人喝一点红酒,边品美食,边望着城市里的灯火一盏一盏,小红灯笼一样亮起来,让一个梦境般的城,通透晶莹,恍惚天上人间。最让我销魂的是,在小乔的嘴唇右边,有一颗美人痣。我听老辈人说过,这地方生痣的人,大多命好,还有口福。那年回家以后,我发觉我对常州有一种乡愁,炊烟袅袅一样升起。那是对一个古城的厨娘,美好又忧伤的眺望。

歌曲《厨娘》中这样唱:“把关怀放进锅里做道菜。”美好的女子把美食诞生在家里,一窗灯火下散发幽香的食物,让多少风尘仆仆的家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最吸引他的,也是家人用爱意做出的食物。

人到中年后,我越来越相信,夫妻之间一辈子的相守,最离不开的,还是这一日三餐里的一粥一菜一瓢一饮。一锅好菜好饭,抚慰人世风尘,浸透人心温暖。

人生小记

做个好“摄”之徒

□ 马 珂

都说快乐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做个好“摄”之徒,便是我的喜乐之源。

爱上摄影,源于中学时代的一个夏日黄昏,在学校附近的一处河滩上,看到一位二十来岁的男青年用三脚架支起一台上海产的海鸥牌135相机拍摄河畔落日。相机前是一片被夕阳映染得通红的云朵、山峦,还有波光粼粼的河水。我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吸引,蓦然从心底萌生出拥有一台相机记录美好生活的念头。

学摄影的人都知晓一句行业俗语叫“用光”。有两层意思:一是必须准确把握好光源才能拍出理想的照片;一是搞摄影成本高,得用光所有积蓄。当年作为中学生的我,对拥有一台相机的愿望,只能转化为对摄影书籍的恶补。那时我所在的县城有两家照相馆,取名为“五一”和“八一”。一天,我斗胆走进“五一照相馆”对里面店员说:“阿姨,我喜欢洗印相片,能领我进去看看照片洗印过程吗?”那个被我称作“阿姨”的女服务员冲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换上拖鞋后,她把我领进了亮着红灯的暗房,让我目睹了工作人员从冲印胶卷到照片洗印的整个过程。

暗房是冲卷和洗片必备的设施。利用课余时间,我用几块木板钉在一起做成曝光盒,从照相馆买回相纸和化学药品,按书上的比例配制显影剂和定影剂,并把家里的底片翻出来洗印。邻里看了都觉得新奇,纷纷从各自的家里找来底片让我洗印,我的内心满是得意。

真正拥有相机是我参加工作之后,花几个月的积蓄购买了一台当年流行的120双镜头反光相机。工作之余,我背着它拍摄下无数个美好的瞬间,并从中体味到了做一名好“摄”之徒的乐趣。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到海南工作后,新购了一台海鸥牌单反相机,并带上它回到离别十余年的故乡,为每一位上年纪的乡亲拍摄人物肖像,并自己动手冲印,精心制作成一幅幅半身照连同底片用大号专用信封从邮局寄回故乡。多年后我重回故里,许多老人已不在人世。而走进他们的家里,赫然在目的就是我曾拍下的老人肖像——后人作为遗像供奉在屋子最显眼的地方,微笑着注视家人的生活。

全画幅相机上市时,我又购买了一台尼康单反相机配上长枪短炮似的各种镜头,欣然加入摄影发烧友的队列。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二十多名摄友相邀一起去拍摄渔民生活。到达目的地后天还没亮,大伙儿借着杂乱交错的手电光抢占有利地势架起长枪短炮,等待朝阳初升时拍摄下渔民撒开渔网的情景。尽管返程时大伙儿发现裤脚和鞋子均被朝露打湿,可那种用镜头捕捉美好生活的喜悦,却深藏心底。

生活记事

泡豆听冬

□ 叶艳霞

立冬前一晚,母亲照例把一碗赤豆倒进搪瓷盆里。豆子是去年秋天收的,粒粒饱满,红得沉着,像攒了一整个秋天的暖意。清水漫过豆面,几粒豆子浮起来,又被母亲用指头按下去。她说,泡豆要一夜,急不得。我把手探进水里,豆子是硬的,水是凉的,指尖缩了一下。母亲笑我,说这点凉就受不住,冬天还长呢。

那一夜我睡得浅,窗外的风从楼缝里穿过去,声音细细长长的,恍若谁在远处吹口哨。厨房里泡着的赤豆不出声,可我总觉得它们在水里徐徐翻身,把硬邦邦的心事一点点泡软。立冬的雨是后半夜来的,落在窗沿上,滴答滴答,不紧不慢。我躺着听,隐隐觉得冬天不是日历上那个红色的“立”字,而是这场雨先到了。

第二天上午,豆子果然胀大了,胀得圆鼓鼓的,红皮绷得发亮。母亲把糯米淘净,和赤豆一起倒进锅里,加几块红糖,又搁了一小勺荤油。她说,甜要甜得润,不能干巴巴的。灶火拧到最小,锅盖一盖,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搬了张凳子坐在厨房门口,看锅边袅袅冒出白汽,先是细细一缕,后来一缕接一缕,把窗玻璃蒙上一层雾。

雾越来越厚,窗外的树就模糊了。那棵老桂树叶子还绿着,只是绿得有些发暗,犹如被冬天按住了嗓门。风一吹,几片叶子打着旋落下来,落在湿漉漉的地上,没有声音。



母亲在灶边择一把小葱,葱叶上还带着露水。她说立冬吃赤豆饭,是老辈传下来的,吃了冬天不生病。我问她信不信,她想了想说,不管信不信,一家人围着一锅热饭,总归是好的。

锅里的咕嘟声渐渐密了,一声赶着一声,母亲掀开锅盖看了一眼,又盖上。我凑过去闻,糯米的香已经出来了,赤豆的甜还压在里面,要再等。这时候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阳光斜斜地照进厨房,照在锅盖上,照在母亲手背的皱纹里。她用手背蹭了蹭额头,说今年立冬不冷。那一刻我感到,人跟着天时做一件具体的事,心里就踏实了。

饭焖好的时候,日头刚过正午。母亲用饭勺把饭翻松,赤豆和糯米混在一起,红的红,白的白,红糖化开了,裹在每一粒米上,油亮亮的。她盛了一碗递给我,说趁热吃。我舀一勺送进嘴里,糯米软糯,赤豆沙绵,甜味不冲,温温地落在舌根上。窗外冬日的阳光漫过窗台,照着空荡荡的巷子,屋里只有碗勺碰响的声音。

我吃着饭,忽然明白,这碗饭的来路,就在昨夜那盆水里。豆子泡着,母亲一句“急不得”,这一冬才算真正进了门。而我们要做的,不过是把豆子泡好,把一碗热饭安安稳稳地吃完。听懂了的人,知道日子不是赶出来的,是慢慢泡、慢慢听,味道自然就出来了。

点赞之交

□ 郭庆收

不知从何时起,“点赞”成了我们社交生活中的一种微妙仪式。指尖一触,那一点红便如一只轻盈的蝴蝶,飞越屏幕落在另一个人的世界里。我们不再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也不提“万古长青”的誓言,反倒是这“点赞之交”,成了这个时代最妥帖的注脚。

我的微信里有许多群。热闹的,消息如潮水,瞬间几百条未读;安静的,像深夜的图书馆,偶尔有人贴出一篇文章,或是一帧图片。

写作群里,有人清晨贴出一首诗,像在窗台上放了一杯清茶。有人深夜发一篇散文,字里行间,是故乡的黄昏,是母亲灶前的背影,是老屋檐下滴雨的青石阶。一个赞落下去,那些小小的红心,像夜空中稀疏的星子,不喧哗,却也不冷清。

书法群里,又是另一番光景。清晨的日课,深夜的试笔,旧报纸上的隶书,信笺纸上的小楷,洒金宣上的行草。有人临《兰亭序》,笔笔到位,却少了些许性情;有人写《祭侄稿》,满纸狼藉,倒生出几分悲怆。墨色浓淡,笔势纵横,落款处一行小字:“术后第三日,手尚抖,试笔。”一个赞按下去,是认出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提按,有顿挫,有一个写字人此刻全部的倔强与柔软。

这种点赞,当然不只是认可。认可太冷,像给一件商品贴标签。它更接近一种“我在”的告白。我在读呢,我看见了你笔墨里的呼吸,我感受到了你落笔时的那一口气。这是一种无声的应答,像在人群中,有人向你微微点头;像深夜书桌前,有人轻轻敲了敲你的窗。你们不必握手,不必寒暄,但你知道,这一刻你们的内心有过短暂的共振。

我渐渐明白,写作群里的赞,是循着文字的小径,去敲一个人的门;书法群里的赞,是隔着宣纸的薄雾,远远望见一个人端坐案前。一个赞,便是一声问候、一句懂得、一段相知。

如今,我依然会在群里点赞,为那些深夜贴出的文字,为那些墨迹未干的字幅,为那些在某个领域深耕的老师。我不知道那个赞会不会被看见,会不会有回应。但我知道,在这个被称为“点赞之交”的时代,每一个赞,都是我在人群中,向另一个灵魂投去的温柔一瞥。

人海茫茫,我们隔着屏幕,隔着一串串数据,却依然愿意用最轻的动作,传递最真的温度。这,或许就是点赞最深的意义——它不是关系的开始,更不是关系的结束,而是关系可能性的开始。在那可能性里,藏着无数盏为彼此亮着的灯。